

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soft-focus illustration of a girl with pigtails, wearing a yellow vest over a red dress, rowing a small wooden boat on blue water. She is holding a large green leaf over her head. To her left is a blue glass jar filled with yellow stars.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image shows stylized green leaves and flowers.

# 在路上颠沛流离 在想你的

爱情卷

《读者·原创版》编辑部 ◎主编

彼春花香，此夏尤伤，今秋已凉，来冬甚慌。  
这时光，恰如我思念你的模样。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读者  
五周年

Jinghua  
wenzhonghuajui

精华文章荟萃

在想你的路上颠沛流离



# 目 录

第一辑  
咬人的光阴

- 002. 壳 [韩雅晖]
- 010. 咬人的光阴 [王晨子]
- 014. 晓白 [赖宝]
- 020. 自己会发光的人是什么样子 [王珣]
- 027. 别人的爱情似海深，你的还是将就吧 [周珣]
- 034. 初恋那件“坏”事 [曾颖]
- 040. 月老还有南瓜藤 [黎继新]
- 044. 异地恋的距离 [巫小诗]
- 048. 文艺女遇上现实男 [江小财]
- 051. 像成年人那样爱 [林特特]



060. 爱情刺猬 [韩雅晖]
068. 我有玫瑰，又遇到了狐狸 [关念]
079. 无人知晓的爱恋 [瑾色]
084. 致命的“友谊” [曾颖]
090. 中国式相亲，最毁三观 [王珣]
095. 纸情书 [南在南方]
100. 爱之城 [安宁]
105. 不如停在“心里有过” [周珣]
109. 打造“真命天女”——单身汉的自我拯救 [栗月静]
114. 预卜离婚的爱情实验室 [陆荃]
117. 流浪歌手的爱人 [林特特]

给你的爱情打个折

128. 第二只戒指 [韩雅晖]
136. 女人想要什么样的被分手 [周 瑰]
144. 80年代的青春期 [南在南方]
156. 致十年好友 [桑 雨]
161. 衣带渐宽总缺钱 [胖达叔]
171. 给你的爱情打个折 [木丁西]
174. 嗨, 同桌 [申 姜]
180. 人生的休止符 [林特特]
184. 重逢 [张悦芊]
191. 有见识的姑娘不会过得太坏 [周 瑰]
197. 承认吧, 有些人你爱不起 [艾小羊]



204. 青春无悔 [秋子]
210. 自此天涯不相问 [林特特]
219. 爱不可想象，亦无须想象 [玛雅绿]
227. 这座城市的每一棵树，都认可我们 [艾小羊]
232. 阿泉，阿泉 [朱肖影]
241. 你有没有遇到过马路求爱者 [闫红]
251. 心甘情愿图什么 [翡翠柏]
254. 但求小清新 [徐鲁]
259. 一周一点爱恋 [林特特]



第一辑

## 咬人的光阴

# 壳

文\_韩雅晖

1

事情的发生源于一只壁虎。

夏末秋初的夕阳艳极了，它倚向谁，谁就妩媚起来……除了壁虎。晓羽站在书桌前，静静地与它对峙。找人求助吧！找谁呢？晓羽的脑袋里立刻跳出海峰的名字。

通过电话后，晓羽足足等了一刻钟才听到敲门声。海峰进门后忙不迭地解释，因为一时找不到人看店，所以耽搁了。然后，他饶有兴致地端详起晓羽的屋子，赞叹道：“布置得挺温馨啊，

自己设计的？”晓羽无语，默默地伸出食指，将海峰的视线引向斜上方的壁虎。海峰恍然醒悟，立刻杀气腾腾。

事毕，晓羽邀请海峰喝茶，用的是饭碗，因为海峰打破了她唯一待客用的茶杯。晓羽问海峰：“你以前是不是在城管或是拆迁队干过？”海峰看看眼前的狼藉，解释道，自己一直在杀生和放生之间犹豫，所以出手没有准头。

第二天课后，海峰找到晓羽，送给她一只漂亮的茶杯，说是连夜跑了半个城买的。让人家出工出力还破费，晓羽有些过意不去，于是在学生餐厅的小灶请他吃午饭。

晓羽和海峰都是从外地考进这所大学读心理学在职研究生的。班里的学生不多，基本都是本地的，只有他俩是辞职后考研。学校不提供住宿，他们只能在附近的小区租房住。海峰除了周末上课外，平时在小区里的一家便利店打零工。而晓羽有家人资助，生活比较宽裕。两人离得近，又同是身在异乡，关系自然比别的同学更亲密些。

午饭后闲聊，海峰问晓羽愿不愿意加入自己的课题研究，是关于网瘾患者的心理分析，工作比较辛苦，要每周跑网吧或网瘾治疗所做访谈。

晓羽平时对学业不甚积极，碍于情面勉强应允了。然而真正参与之后，她发现这工作其实并不辛苦，很多采访地点依山傍水，工作之余可以顺便踏秋问景，颇为宜人。后来，两人干脆背

上茶水和书，在那些远离喧嚣的湖边，或是闲听鸟鸣的山间读书论道，海峰称之为“野谈”。于是，两人谈论的话题很快就从心理学“野”成了趣闻轶事。海峰本科的专业是历史，对于历朝历代的野史如数家珍；而晓羽大学的专业是中文，所以总能挑出海峰故事里不合情理的内容，并指责他胡编乱造。在多次无法自圆其说后，海峰终于被激怒，转而从心理学角度抨击晓羽患有强迫性神经症。晓羽反唇相讥，说海峰这种状态属于典型的儿童情绪障碍。

两人的“野谈”绕了一个大圈，最终又回到了严肃的专业辩论，也算是不负导师们的悉心培育。

秋末的一个下午，晓羽到海峰店里买东西，在海峰的盛情邀请下参观了他依据消费心理学陈列的货架。晓羽在角落里发现了满满一箱茶杯，与海峰送给她的那只一模一样，是店里促销用的赠品。

“跑了半个城，还是自家店里的东西好，是吧？”晓羽打趣道。

海峰突遭重创，窘得一塌糊涂，喃喃道：“大意了，大意了。”

“无所谓。”晓羽拍拍海峰，安慰道，“礼轻情意重，赠品就赠品，反正也是你用……”晓羽顿住，感觉这话有点暧昧，一时沉默。

晓羽的话并没说错，海峰出入晓羽家的次数的确越来越多了。

起初是晓羽的电脑中了病毒，让海峰帮忙杀毒，可没过几天又中招，只得再修。来来去去一直修不好，晓羽怪海峰学艺不精，海峰怀疑晓羽经常看不安全的网站。不过斗嘴归斗嘴，晓羽待客还是很热情的，有时请他喝下午茶，有时直接留他吃饭。时逢入冬，店里进了一批火锅底料，再登门时，海峰总会客气地拎上一袋权作小礼。于是，晓羽留他吃饭时做的便是香气四溢的火锅。

在北方寒冷的冬季，围炉夜话是件惬意的事。谈谈过去，谈谈理想。对于未来，海峰始终是信心满满、意气风发的。他计划毕业后走遍国内各大心理诊所，扎根一线。

“就是增长经验，懂吗？5年以后，我要成为国内最顶尖的心理师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开自己的心理诊所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‘海之羽’心理健康中心。”海峰顿了顿，补充道，“‘羽’是‘晓羽’的‘羽’。”

“怎么还有我？”

“因为我们是搭档啊！”海峰热切地注视着晓羽。

晓羽和他对视了一会儿，默默地把目光移开了。

当晚，晓羽失眠了。

海峰身上那种澎湃的激情让晓羽感到恍惚，她追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，那种对友谊、爱情以及未来的向往是多么单纯又无所畏惧。然而，经历了短短几年残酷的职场生涯，一切仿佛都被改变了。现在的她，面对社会，面对未来压力，更多的是感到恐惧。

前些天妈妈又打来电话，追问她对上一个相亲对象的意见。

“人家一直在等你，对你很满意，你先交往着看看吧。”

“高干子弟，有车有房。

“等你毕业，能把你安排到机关。咱们这种小地方，上哪儿找这样的条件去？”

为什么这些曾经被自己嗤之以鼻的“条件”，如今却渐渐变成了诱惑呢？从了吧，去过安逸稳定的生活吧。可为什么又心有不甘呢？

晓羽突然想起海峰对那些网瘾患者的评判：网络是他们心灵上背负的壳，想摆脱，更想依赖，这种矛盾才是真正的病。

寒假，晓羽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回家了。海峰去送她，走的那天预报要下雪，天气很阴沉。两人一路无话，都有些心事重重。到车站时间尚早，海峰提议去附近吃碗面，暖和一下。坐在面馆



里，海峰突然谈起了恋爱心理学。他说：“其实恋爱中的人很可怜，因为他们在心理上要经历各种刺激——嫉妒、猜疑、忧患、大喜、大悲。不过，比他们更可怜的是单相思的人，因为除了这些，他们还要挑战自己的智力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晓羽不解。

“要想尽办法，制造各种机会和喜欢的人接触呗。”

“这个，有那么费脑子吗？”

“当然！比如说，每周要挑出周边风景宜人的网吧和诊所，容易吗？”海峰突然说道。

晓羽又一次面对着海峰热切的目光。然而，这次她直接选择了躲闪，然后轻轻地说：“车快开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海峰的目光暗淡了。

3

送晓羽上了车，海峰默然地站在车窗外。他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只杯子递给晓羽。那杯子晶莹剔透，杯壁上的图案是一根金色的、飞扬的羽毛。

“送给你，这次真的是我买的。”海峰说。

“跑了半个城？”晓羽问。

两人相视而笑，但笑容都有些落寞。

“保重。明年见。”

车开动了，晓羽看着海峰的身影慢慢消失在人群中，突然感到一种透不过气的烦闷，仿佛整个世界突然被抽去了全部的新鲜空气，仿佛自己再没有那种深吸一口气，就可以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机会了。

晓羽抚摸着杯子，手指用力按在金色的羽毛上，让那些细小的颗粒一阵阵刺痛自己。她掏出手机，选中海峰的名字，写下一条短信：“其实，那些电脑病毒我自己可以搞定的。”

她的手指悬在“发送”键上，迟迟没有落下。小小的光标一下一下地闪动着，仿佛是心跳。晓羽望向窗外，太阳似乎正在奋力挣扎，要冲破云雾的包裹。

今天，会晴吗？

## 咬人的光阴

文\_王晨子

和他在湖边捡石子比谁扔得远。傍晚的阳光把两人的轮廓刻画得丝毫无差，他每一次投掷都能赢得水声的喝彩，被砸开的水藻群咕咚一声，像一个人仰脖吞了颗生汤圆。

湖岸是陡的，延伸到了我们攀爬不到的石桥后方，大块岩石拼凑的堤坝走起来十分吃力。他的脚步却很轻快，一身正装在陡岸上的行走，速度如同慢跑于平坦的大道，越过好几个岸标后，他回头看狼狈的我迈着深浅不一的步子努力追上。

湖中央水很清。

平路上，我们两人并肩走着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想，如果

能在一起，感觉还不赖。我与他相识已有十载，他家境殷实，思想老成，与同龄人极为不同。开始我对他还只是单纯的好奇，但对一个人的好奇膨胀到一定程度时，“喜欢”这种微妙的情绪便开始不受控制地袭来，二者揉捏合并，成为一大朵飘忽不定的云彩，挤来挤去，落下一场暧昧的雨。

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度过3年单纯的时光，离别之际，大家怀揣缤纷的梦想各奔东西。

几年时间，偶尔翻翻箱底，找到那部旧手机，才想起那些曾经堆积如山的短信，打过的电话，还有自己揣测他在哪儿、在做什么、何时会想我的小女生情怀。也曾想过再见一面，但想不出我要如何开口，他会怎样寒暄。仅仅是朋友，还是比朋友更进一步？曾经的害羞，彼此一触即离的目光……这些胡乱的想象，散得拾不起的记忆，只属于闲暇时无从打发的时间。不管当时有多沉溺，现在已是物是人非。合上手机，封存箱子，过去的记忆无须留恋。后来几次搬家，房子被卖掉，关于他，关于青春，关于我最珍贵、最美好的年华都一同留在了那里。

从未料到会再见面，一同站在这样清澈的湖边。

我们把最真实、最美好的自己都留给了发黄的过去，沉淀了发黄的自己去遇见新的人。几年的分别，他现在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那么陌生，唯一没变的就是讲话时的独特腔调。仅凭这一印象，在街上认出他的概率微乎其微。除此之外，我对他的感觉像